

王陽明先生全集

第一函
函六冊

民國二年

王文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公全書

中華圖書館影印

上海中華圖書館印

王文成公全書序

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其首三卷為語錄公存時徐子曰仁輯次二十八卷為文錄為別錄為外集為續編皆公薨後錢子洪甫輯最後七卷為年譜為世德紀則近時洪甫與汝中王子輯而附焉者也隆慶壬申侍御新建謝君奉

命按浙首修公祠置田以供歲祀己而閱公文見所謂錄若集各自為書懼夫四方正學者或弗克盡讀也遂彙而壽諸梓名曰全書屬階序階聞之道無隱顯無小大隱也者其精微之蘊於心者也體也顯也者其光華之著於外者也用也小也者其用之散而為川流者也大也者其體之斂而為敦化者也譬之天然不己之妙默運於於穆之中而日月星辰之麗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燦然呈露而不可掩是道之全也古昔聖人具是道於心而以時出之或為文章或為勲業至其所謂文者或施之朝廷或用之邦國或形諸家庭或見諸師弟子之問答與其日用應酬之常雖製以事殊語因人異然莫非道之用也故在言道者必該體用之全斯謂之善言在學道者亦必得體用之全斯謂之善學嘗觀論語述孔子心法之傳曰一貫既己一言盡之而其紀孔子之文則自告時君告列國之卿大夫告諸弟子告避世之徒以及對陽貨詢廢人答問饋之使無一弗錄將使學者由顯與小以得其隱與大焉是善言道者之準也而其為學因亦可以見矣唯文成公奮起聖遠之後慨世之言致知者求知於見聞而不可與酬酢不可與佑神於是取孟子所謂良知合諸大學以為致良知之說其大要以謂人心虛靈莫不有

知唯不以私欲蔽塞其虛靈者則不假外索而於天下之事自無所感而不通無所措而不當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先致知之本旨而千變萬化一以貫之道也故嘗語門人云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于時曰仁最稱高第弟子且錄傳習公微言精義率已具其中乃若公他所為文則是所謂製殊語異莫非道之用者彙而梓之豈唯公之書於是乎全固讀焉者所由以覩道之全也謝君之為此其嘉惠後學不已至歟雖然謝君所望於後學非徒讀其書已也凡讀書者以身踐之則書與我為一以言視之則判然二耳論語之為書世未嘗有不讀然而一貫之唯自曾子以後無聞焉豈以言視之之過乎自公致良知之說興士之獲聞者衆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踐之以身否也夫能踐之以身則於公所垂訓誦其一言而已足參諸傳習錄而已繁否則雖盡讀公之書無益也階不敏願相與戒之謝君名廷傑字宗聖其為政崇節義育人才立保甲厚風俗動以公為師蓋非徒讀公書者也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

制誥知

經筵事

國史總裁致仕後學華亭徐階序

舊序

傳習錄序

門人徐愛撰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歲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為贅疣若遂守為成訓他日誤已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子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己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為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為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鄒守益

錢子德洪刻先師文錄于姑蘇自述其衰次之意以純于講學明道者為正錄曰明其志也以詩賦及酬應者為外集曰盡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為別錄曰究其施也於是先師之言燦然聚矣以守益與聞緒言之教也寓簡使序之守益拜手而言曰知言誠未易哉昔者孔夫子之在春秋也從遊者三千速肖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之嘆嘆夫以言語求之而眩其真也夫子既沒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攷其取於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鮮矣推尊之詞要亦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絲不幾于絕德乎禮樂之等最為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為簡易而切實也蓋在聖門惟不遷怒不貳過之顏語之而不情其次則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遠故再傳而以祖述憲章譬諸天地四時三傳而以仕止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宛然江漢秋陽家法也秦漢以來專以訓詁雜以佛老侈以詞章而皜皜肫肫之學清雜偏陂而莫或救之逮于濂洛始粹然克續其傳論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為要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嗟乎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其後剖析愈精考擬愈繁著述愈富而支離愈甚間有覺其非而欲挽焉則又未能盡追窠臼而洗濯之至我陽明先生慨然深探其統歷艱履險磨瑕去垢獨揭良知力拯羣迷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有志之士稍稍如夢而覺沂濂洛以達洙泗非先師之功乎以益之不類再見于虔再別于南昌三至于會稽竊窺先師之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其所

止也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勳烈而公克兼之獨除卻講學一節即全人矣先師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卻四者亦無愧全人又有些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嚶嚶聖人而行不揜世所謂敗闕也而聖門以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為德之賊某願為狂以進取不願為愚以媚世嗚呼今之不知公者果疑其為狂乎其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為全人乎良知之明烝民所同本自皜皜本自肫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虛常直常大公常順應患在自私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尚始有所倚不倚不尚本體呈露宣之為文章措之為政事犯顏敢諫為氣節誅亂討賊為勳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學出于一則以言求心矣學出于二則以言求言矣守益力病於二之而未瘳也故反覆以質于吾黨吾黨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嘉靖丙申春三月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錢德洪撰

古之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太上之世民涵真性嗜慾未涉聖人者特相示以意己矣若伏羲陳奇偶以指象是也而民遂各以意會不逆於心羣物以遊熙如也是之謂意教中古之民風氣漸開示之以意若病不足矣聖人者出則為之經制立法使之自厚其生自利其用自正其德而民亦相忘於政化之中各足其願日入於善而不知誰之所使是以政教之也自後聖王不作皇度不張民失所趨俗非其習而聖人之意日湮以晦懷世道者憂之而處非

其任則嘵嘵以空言覺天下是故始有以言教也噫立教而至於以言則難矣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其所與世諄諄者皆性所同也然於習俗所趨無徵焉乃闕起而異之曰是將奪吾之所習而蹶吾之所趨也或有非笑而詆訾之者三千之徒其庶幾能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者乎然而天下之大也其能自拔於俗不與衆非笑詆訾者僅三千人焉豈非空言動衆終不若躬見於政事之為易也夫三千之中稱好學者顏氏之外又無多聞焉豈速肖之士知自拔於俗矣尚未能盡脫乎俗習耶一洗俗習之陋直超自性之真而盡得聖人千古不盡之意者豈顏氏之所獨耶然而三千之徒其於夫子之言也猶面授也秦火而後掇拾於漢儒者多似是而失真矣後之儒者復以己見臆說盡取其言而支離決裂之噫誠面授也尚未免於俗習焉并取其言而亂之則後之懷世道者復將何恃以自植於世耶吾師陽明先生蚤有志於聖人之道求之俗習而無取也求之世儒之學而無得也乃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自証以吾之心焉殫思力踐竭精粹志卒乃豁然有見於良知而千古聖人不盡之意復得以大明於世噫亦難矣世之聞吾先生之言者其皆肯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乎其皆肯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獨証以吾之心乎夫非笑詆訾在孔子猶不免焉於當世乎奚病特病其未之或聞焉耳如其有聞也則知先生之所言者非先生之言也吾之心也吾心之知不以太上而古不以當世而今不待示而得不依政而行俗習所不能湮異說所不能淆特在乎有超世特立之志自証而自得之耳有超世特立之志者而一觸其知真如去目之塵沙

以還光也拔耳之木楔以還聰也解支體之束縛以自舒也去污穢而就高明撤蔽障而合大同以復中古之政超太上之意亦已矣又奚以俗習之陋世儒之說為哉先生之言世之信從者日衆矣特其文字之行於世者或雖夫少年未定之論愚懼後之亂先生之學者即自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論盡刪而去之詳披締閱參酌衆見得至一之言五卷焉其餘或發之題詠或見之政事者則釐為外集別錄復以日月前後順而次之庶幾知道者讀之其知有所取乎雖然是錄先生之言也特入珍藏之扁鑰也珍藏不守乃屑屑焉扁鑰之是競豈非舍其所重而自任其所輕耶茲不能無愧於是錄之成云爾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語

門人王畿撰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言為警矣言者所由以入於道之詮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者之於言也猶之暗者之於燭跛者之於杖也有觸發之義焉有栽培之義焉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於言非善於學者也我陽明先師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學事載諸錄者詳矣吾黨之從事於師說也其未得之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乎目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則無言之旨上達之機固吾梅林公重刻是錄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荒矣吾黨

勗諸

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序

後學徐階謹

餘姚錢子洪甫既刻陽明先生文錄以傳又求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學或問五經臆說序記書疏等若干卷題曰文錄續編而屬嘉興守六安徐侯以正刻之刻成侯謀於洪甫及王子汝中遣郡博張編海甯諸生董啟予問序於階階曰先生之文非淺薄所敢序也雖然階嘗從洪甫汝中竊聞先生之學矣夫學非獨倡始難也其傳而不失其宗蓋亦不易焉自孔子沒大學格致之旨晦其在俗儒率外心以求知終其身汨溺於見聞記誦而高明之士又率慕徑約貴自然淪入於二氏而不自覺先生崛起千載之後毅然以謂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吾心之良知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乃天命之性吾心靈昭明覺之本體也惟不自欺其良知斯知致而意可誠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物者事也事各歸於正而吾良知之所知始無虧缺障蔽得以極其致矣舉知而歸諸良舉致知而歸諸正物蓋先生之學不汨於俗亦不入於空如此于時聞者幸知口耳之可恥然其辟之或激於太過幸有見夫心體之當求然其擬之或涉於太輕於是超頓之說興至舉踐履之實積累之功盡詆以為不足務脫於俗顧轉而趨於空則先生之學有不待夫傳之既久乃始失其宗者茲豈非學先生者之所憂乎洪甫輯為是編其志固將以救之其自序曰言近而旨遠此吾師中行之證也又曰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為別說洪甫之於師傳其闡明翼衛視先生之於

孔氏有功等矣夫三代以前學與政合而出於一虞廷之命官與其所陳之謨皆精一執中之運用也故曰三代之治本於道三代之道本於心而後世論學既指夫俗與空者當之其論政又指夫期會簿書當之謬迷日甚而未已也徐侯方從事於政獨能聚諸生以講先生之學汲汲焉刻是編以詔之其異於世之為者歟使凡領郡者皆徐侯其人先生之學明而洪甫之憂可釋也階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然昔孟子自謂於孔子為私淑至其自任闡先聖之道以承孔子則雖見目為好辯而不辭故輒以侯請僭為之序嗚呼觀者其尚亮階之志也夫

刻文錄敘說

德洪曰嘉靖丁亥四月時鄒謙之謫廣德以所錄先生文稿請刻先生止之曰不可吾黨學問幸得頭腦須鞭辟近裏務求實得一切繁文靡好傳之恐眩人耳目不錄可也謙之復請不已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標揭年月命德洪編次復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為次不復分別體類者蓋專以講學明道為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復請刻先生曰此愛惜文辭之心也昔者孔子刪述六經若以文辭為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謨而下豈止數篇正惟一以明道為志故所述可以垂教萬世吾黨志在明道復以愛惜文字為心便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德洪復請不已乃許數篇次為附錄以遺謙之今之廣德板是也先生讀文錄謂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為次使後世學者知吾所學前後進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賴諸賢信而不疑須口口相傳廣布同志庶幾不墜若筆之於書乃是異日事必不

得已然後為此耳又曰講學須得與人人面授然後得其所疑時其淺深而語之纔涉紙筆便十不能盡一二戊子年冬先生時在兩廣謝病歸將下庾嶺德洪與王汝中聞之乃自錢塘趨迎至龍游聞訃遂趨廣信訃告同門約每越三年遣人哀錄遺言明日又進貴溪扶喪還玉山至草萍驛戒記書篋故諸稿幸免散逸自後同門各以所錄見遺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吳始較定篇類復為購遺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閩粵由洪都入嶺表抵蒼梧取道荆湘還自金陵又獲所未備然後謀諸提學侍御聞人邦正入梓以行文錄之有外集別錄遵附錄例也

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為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為知行合一之說至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讀文錄者當自知之先生嘗曰吾始居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則紛紛同異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見先入也德洪自辛巳冬始見先生於姚再見於越於先生教若恍恍可即然未得入頭處同門先輩有指以靜坐者遂覓光相僧房閉門凝神淨慮倏見此心真體如出蔀屋而覩天日始知平時一切作用皆非天則自然習心浮思炯炯自照毫髮不容住著喜馳以告先生曰吾昔居滁時見學者徒為口耳同異之辯無益

於得且教之靜坐一時學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學者真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徹是是非非莫非天則不論有事無事精察克治俱歸一路方是格致實功不落卻一邊故較來無出致良知話頭無病何也良知原無間動靜也德洪既自喜學得所入又承點破病痛退自省究漸覺得力良知之說發於正德辛巳年蓋先生再罹甯藩之變張許之難而學又一番證透故正錄書凡三卷第二卷斷自辛巳者志始也格致之辯莫詳於答顧華玉一書而拔本塞源之論寫出千古同體萬物之旨與末世俗習相沿之弊百世以俟讀之當為一快

先生嘗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已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於學者言費卻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直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卻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又曰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體淪埋已久學者苦於聞見障蔽無入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甲申年先生居越中秋月白如洗乃燕集羣弟子於天泉橋上時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先生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算或鼓棹而歌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之遂即席賦詩有曰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

我情之句既而曰昔孔門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聲利紛華之染無所累其衷真有鳳皇翔于千仞氣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實則去道不遠矣予自鴻臚以前學者用功尚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頭腦漸覺見得此意者多可與裁矣

先生自辛巳年初歸越明年居考喪德洪輩侍者踪跡尚寥落既後四方來者日衆癸未己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卧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剎徙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前後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徧記其姓字者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懣懣入者以融釋脫落出嗚呼休哉不圖講學之至於斯也嘗聞之同門南都以前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益進感召之機亦自不同也今觀文錄前後論議大略亦可想見

先生嘗語學者曰作文字亦無妨工夫如詩言志只看爾意向如何意得處自不能不發之於言但不必在詞語上馳騁言不可以偽為且如不見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說出和平話總然都做得後一兩句露出病痛便覺破此文原非充養得來若養得此心中和則其言自別

門人有欲汲汲立言者先生聞之歎曰此弊溺人其來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於人知正所謂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恥其名之無聞於世而不知知道者視之反自貽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砢本足以取信於人故其言雖未盡人亦崇信之非專以空言動人也但一言之誤至於誤人無窮不可勝救亦豈汲汲於立言者之過耶

或問先生所答示門人書稿刪取歸併作數篇訓語以示將來如何先生曰有此意但今學問自覺所進未止且終日應酬無暇他日結廬山中得如諸賢有筆力者聚會一處商議將聖人至緊要之語發揮作一書然後取零碎文字都燒了免致累人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有所省豁每得於語默作止之間或聞時訕議有動於衷則益自奮勵以自植有疑義即進見請質故樂於面炙一切文辭俱不收錄每見文稿出示比之侍坐時精神鼓舞舞歎然常見不足以是知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欺我也不幸先生既沒謦欬無聞儀刑日遠每思印證茫無可即然後取遺稿次第讀之凡所欲言而不能者先生皆為我先發之矣雖其言之不能盡意引而不發躍如也由是自滁以後文字雖片紙隻字不敢遺棄四海之遠百世之下有同此懷者乎苟取正錄順其日月以讀之不以言求而惟以神會必有沛然江河之決莫之能禦者矣

別錄成同門有病其太繁者德洪曰若以文字之心觀之其所取不過數篇若以先生之學見諸行事之實則雖瑣屑細務皆精神心術所寓經時贊化以成天下之事業千百年來

儒者有用之學於此亦可見其梗槩又何病其太繁乎

昔門人有讀安邊八策者先生曰是疏所陳亦有可用但當時學問未透中心激忿抗厲之氣若此氣未除欲與天下共事恐於事未必有濟

陳惟濬曰昔武宗南巡先生在虔姦賊在君側間有以疑詢危先生者聲息日至諸司文帖絡繹不絕請先生即下洪勿處用兵之地以堅姦人之疑先生聞之泰然不動門人乘間言之先生姑應之曰吾將往矣一日惟濬亦以問先生曰吾在省時權豎如許勢燄疑詢禍在目前吾亦帖然處之此何足憂吾已解兵謝事乞去只與朋友講學論道教童生習禮歌詩烏足為疑縱有禍患亦畏避不得雷要打便隨他打來何故憂懼吾所以不輕動亦有深慮焉爾又一人使一友亦告急先生曰此人惜哉不知學公輩曷不與之講學乎是友亦釋然謂人曰明翁真有赤烏几几氣象愚謂別錄所載不過先生政事之迹耳其遭時危詢禍患莫測先生處之泰然不動聲色而又能出危去險坐收成功其致知格物之學至是豈意見擬議所能及是皆別錄所未及詳者洪感惟濬之言故表出之以為讀別錄者相發

復聞人邦正書哀刊文錄諸同門聚議不同久矣有曰先生之道無精粗隨所發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擇其可否槩以年月體類為次使觀者隨其所取而獲焉此久菴諸公之言也又以先生言雖無間於精粗而終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為要故凡不切講學明道